

La
liberté?
Connais
pas...

自由?我不知道……



译 林 少 儿 文 库

〔加拿大〕金格拉 著
杨 剑 译

〔加拿大〕金格拉 著
杨 剑 译

自由? 我不知道.....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由? 我不知道…… / (加) 金格拉 (Gingras, C.) 著; 杨剑译. -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1. 6
(译林少儿文库)
书名原文: La liberté? Connais pas...
ISBN 7-80657-216-3

I. 自… II. ①金… ②杨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I711.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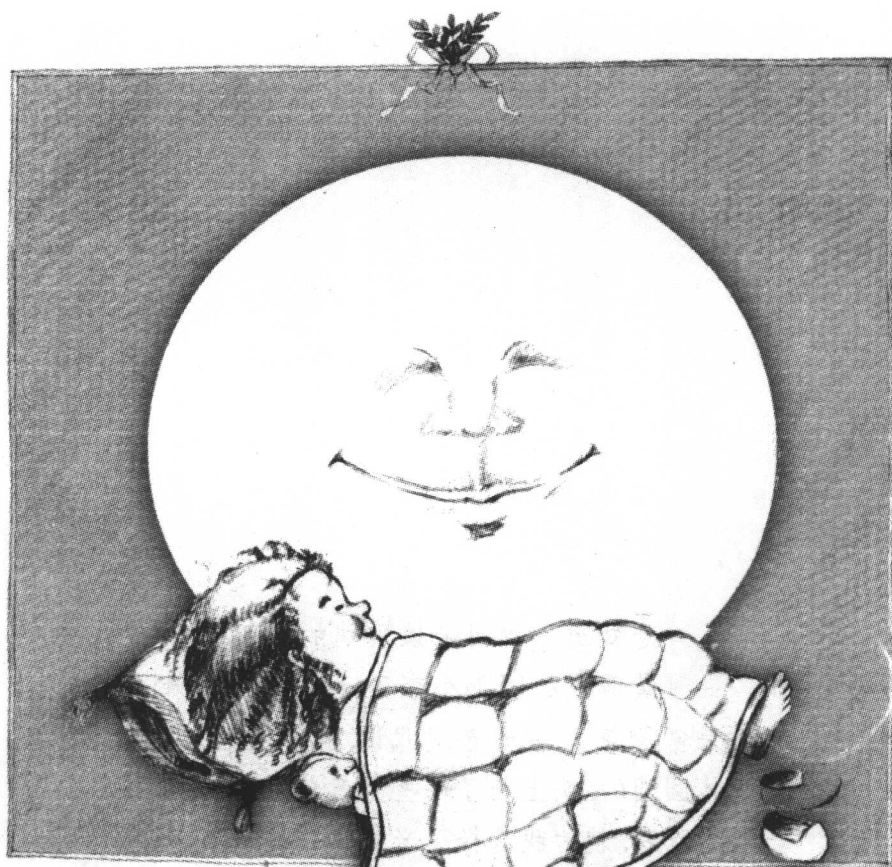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7963 号

Copyright © 1998 by Les éditions de la courte échelle inc.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s éditions de la courte échelle inc., 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1 by Yilin Press.
登记号 图字:10-2000-123号

书 名 自由? 我不知道……
作 者 [加拿大]夏洛特·金格拉
译 者 杨 剑
插 图 吴 伟
责任编辑 陆元昶
原文出版 Les éditions de la courte échelle inc., Canada, 1998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E-mail yilin@public1.ppt.js.cn
U R L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
印 刷 常熟印刷二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5.5
插 页 2
字 数 68 千
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8000 册
书 号 ISBN 7-80657-216-3/I·192
定 价 9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您知道一种叫米拉贝尔的东西吗？这是一种黄颜色的圆形小李子，人们用它来制作果酱和烧酒。我母亲对我说，我刚生下来时身体圆圆的，头上长了一些金黄色的胎发。她一看到我，就为我选择了米拉贝尔这个名字。我母亲在讲述这则轶事时，她的脸上现出了某种喜吃美食的贪婪神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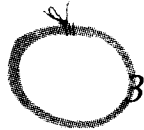


MANG8/01

阴郁的思想

将近十五岁时，我还没有朋友。要是我有朋友的话，我会请他们叫我米拉。“米拉”在西班牙语中就是“观看”的意思，在那里甚至连一个看门狗基金组织也取了这样的名称。我觉得这个名称就像小姑娘的名字一样美：米拉就是一位正在观看着的小姑娘。

中午，我独自一人在高级咖啡馆里用午餐，然后就溜烟地穿过走廊，走下楼梯，一直跑到图书馆。这所学校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迷宫。我在图书馆的最深处安顿下来，那儿紧靠着窗户。我在打开一本新书之前，总要瞧上一眼对面人行道上的那棵正在成长的年幼的槭树。我喜欢这棵小槭树，这是因



à
liberté?

Comme pas.

为它瘦弱，而又要竭力在被沥青路、汽车、自行车和行人所框定的那块四四方方的弹丸之地上生存下去。人们把这种处境称作与生命的生长发育不相容的生存环境。这棵槭树树叶的颜色正在开始发生变化，其中的一些树叶已经凋落了。

我的母亲从来不禁止我读书。而我自从懂得字母可以组成词儿，聚集在一起的词语可以讲述故事起，我总要到图书馆里借来一摞摞的书。我把自己的背包塞得满满的，将这些书带到阿迈朗歇街母亲和我居住的那处半地下的屋子里。

每天夜晚，我总是在屋子顶端的那间卧室的床上横躺着，沉浸在他人的种种惊险故事之中。我会变成一个生物学家，在大猩猩的陪伴下嘴里嚼着树叶，或是变成加拿大山林中的一头驯鹿，昂着头在冰封的旷野上狂奔疾驰，和四月里雪地上的天鹅一道从河流的上空飞掠而过。我在一些动物学的书籍里寻找着，学习辨别动物的种类、它们的栖身之所和它们彼此呼唤的叫声。比方说，北美驼鹿很喜欢吃睡莲，一到冬天它们身上的羽毛就会脱得一根不剩。这种事儿真叫人不可思议！这样一种体形硕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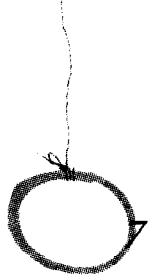


如马的动物居然啃起睡莲来！它那种和高速公路一般宽的羽毛每年还能重新长出来！

我很想每个夜晚都这么读下去，通宵达旦地读，这样该有多好啊。不过每到一定的时刻，我就会听到过道上响起的脚步声，母亲连门也不敲就走了进来，说：“别再看了，米拉贝尔。”

夜间熄了灯之后，我双手交叉放在颈背底下，两眼紧紧地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想像着各种各样的事物，尔后便进入了梦幻之中。有时我确信自己快要入睡时，就静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将那只亮度不强的电灯打开。我常常是仰面躺在床上，眼睛凝视着天花板，此刻就会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景象在我眼前浮现出来：一个很小的圆圆的湖泊，四周群山环绕，岸边有一处木板搭成的码头。

于是我便走到那座码头的顶端，解开小艇上的绳索，跳了上去。用劲一推，它就远离了岸边。我把双桨往清澈透明的湖水里一插，朝自身的方向划着，那只小艇就慢慢悠悠悄无声息地在水面上滑行起来。我异常缓慢地一直漂移到那个小湖的中心，尔后就把那只黑色的铁锚远远地抛进深深的水底，



a
ibert?
Comais
pas.

就像抛出一块小石子似的。

我在小艇上一动也不动。一条鳊鱼跳出了湖面，扑通一声响，水面上出现了一道道圆圆的波纹，这些波纹的圆圈在渐渐地扩展，不断地减速，然后便远离而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下来就再没有发生过什么情况，湖面上寂静无声。

今天，造型艺术教师将我单独留了下来。我们学校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“捕鸟者”，这大概是因为他喜欢驯养鸟儿。我在寻思着：他是否在他家的大门口收养了那只受伤的山雀，他会不会轻轻地抚摸那只山雀蓬乱的羽毛……他治好了那只山雀受伤的爪子吗？他有没有把那只因抑郁而死的斑鸠埋在花园的深处？

“米拉贝尔，你是有才华的，这一点我心里清楚。你去年的教师曾对我谈过你的情况。但是，你在用原始颜料来调色时没有下功夫做好，对水彩画颜料的调配练习，没有用心去做，对于粉画的技巧也没有刻苦练习好。你好像是半途而废似的……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他并不知道，他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。我的头



顶上长出了一只无形的手，它力图把我压到地底下
去。

我母亲坐在扶手椅子上，她所操作的针织机上的
毛线锭子发出清脆的撞击声，脚边的柳条筐子里
盛放着一个鹅黄色的大毛线团。我走到客厅的中
间，站在她的面前。我的双手汗津津的，我的手一向
都是湿润的。

“我不喜欢黄颜色，在黄色的衬托下，我就像是一
只病歪歪的小鸡。因为我的皮肤苍白无血色，我
不愿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穿一件黄色的毛线衣。”

“你把声音提高一些，”母亲叹息着说，“你讲的
话我听不清。”

我将一双拳头在背后握紧。

“我不喜欢黄颜色，在黄色的衬托下，我就像是
得了病的小鸡，因为我的皮肤苍白无血色。在我过
生日的时候，我不愿穿一件黄色的毛线衣！”

母亲微笑着，说道：

“啊，米拉贝尔，你是喜欢黄颜色的。你会喜欢
黄颜色的，你已经喜欢上黄颜色了。”

她又开始织起来，唇边漾起了微微的笑意。我

a
i
e
t
6
?
C
o
n
n
a
i
s
P
r
o
s.

握紧拳头走向自己的卧室，我的双手汗津津的，我真想大叫一声。

我的卧室并非真正属于我一个人，不过现在比过去好了一些，从前我们都挤在同一个房间里，睡在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床上。因此一到夜晚，我总会听到她的呼吸声，要想进入遐想联翩的梦幻之中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至于卧室墙壁的颜色，我母亲选择的是淡绿色；卧室里放上了床，上面铺的是羽绒褥子，其他还有镶着花边的窗帘、五斗橱以及橱子里面所放的一些物件。不过，我个人的那些纪念品并没有放进五斗橱里，而是放在它的上面，如一只木雕的狗、一只鸟、一只名叫布朗达的展翅飞翔的鹭。母亲为我缝制的大衣、裙子和裤子，都挂在衣橱的架子上。在衣橱顶端的搁板上放的是一些纸板盒子，里面塞满了针织品、衣服、边角料和毛线团。我长年累月都是穿同样的衣服：一条细腿毛线裤和一件黑色的毛线衫。穿脏时，我将它们洗一洗，再重新穿上。我这种做法惹得我母亲十分恼火。



我在去学校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猫和狗，都要一一去抚摸它们一下。我想，在我学会说话和走路之前，我就已经开始抚摸那些动物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动物的情景，至今还能回忆得起来：我家隔壁的一位小姑娘用手抓着一只小猫脖子上的毛皮，把它递给我时，说：“我只借给你玩一个小时！”我把手掌刚一伸出去，它就已经向小巷子里跑走了。我母亲管这只小猫叫“狂热的家伙”。

那只虎斑小猫在我的手掌上睡觉时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。于是，我就极其小心谨慎地把它放进我的玩具娃娃睡觉的那只鞋盒子里。小猫侧身卧在那儿，将一只爪子缩回放在它那湿乎乎的嘴前。我把玩具娃娃的被子盖在它的毛皮上；这床被子是我母亲用羊毛废料织成的，不论什么样的废料她都用了，其中有红色的长条、稍稍细一些的绿色长条以及蓝色、紫色和棕色的长条。那只小猫的体质极其虚弱，像弱不禁风似的。

我用一只手指头轻轻地触动着它那柔软光滑的小脑袋，轻声细语地给它说一些温柔多情的话。我把耳朵移近那床覆盖在它身上的五颜六色的被子，它在呼吸时，肚子上会出现一处起伏颤动的微

la liberté? Connais pas.

微隆起的部位。我久久地倾身凝视着它。

夜间，湖泊的那番景象有时并不会在我脑海中出现。这时我就从床上爬起来，站到那面放在五斗橱上的镜子前。我脱下那件睡觉时穿的宽大的针织圆领衫，在幽暗的灯光下，仔细端详着我那如同杂草一般猛长的躯体，我的腿、手臂和瘦骨嶙峋的髋部都长得太快。我已认不出自己了，这使我感到惊恐不安。我眼看着自己在渐渐长大，自从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些行为准则以来，我的恐惧心理反而有增无减。

捕鸟者看上去是个严肃的人，他似乎总是用一些难以理解的词句和学生们讲话，就像在给职业专科学校的学生们授课似的。不过，我并没有这种感觉，我坐在教室里的最前一排，听着他给我们讲光线的知识，他所说的我全都懂。我很喜欢听他说话的那种声调。

“秋天是一年中观察暖色光谱最理想的季节，它从黄色渐渐变成与黑色相仿佛，而在这一过程中，又会出现棕色、赭石色、红色和金色这一系列的